



故乡的名字（外一首）

■吴基军（湖北）

与闲散的云，分道扬镳
与不安的风，各奔东西
丰盈的翅膀，驮着清脆鸟鸣
奔水草相依相偎的故土而来
云住风起之间，一方美景
早已深入一双寻觅幸福的眼

云，嫉妒了；风，嫉妒了
故乡的名字，永远扎根于
向往如画山水的心间

土墙上一根草守望

有滴滴清露相送，片片绿色
退却得无怨无悔。无需鸣锣
曾坐于墙头向月轻唱的虫，早在一
滴清露挂上草尖之前，收声

月光洒下来。墙头一片白
一根草，从不想什么时候
会跳下墙头。如今
漂浮其中，只努力把头抬高

雪花隐匿不了的颜色

■刘桂兰（青海）

没有什么想象，是一场雪
满足不了的

雪色浩大，山川草木
无差别的白
像我，虚构的冥想

一只红狐，模仿
雪花的样子
从昆仑山顶飘然而下
像一道烈焰，将雪点燃

白色的空茫，于这抹红里
一点点消融。叠叠的水流声
由远而近。一支梅花
迎着雪，伸出粉色的手臂
探触春的气息

我们要允许低矮的民房活着

■雪君（湖南）

在时间的缝隙里丈量深圳的长度
关注高楼内的花朵和砖块正在
密谋
构建了无数醉生梦死的彩色空间
一些贪魔的欲望在灯光下蠢蠢
欲动

我和我的兄弟无奈地生长在民房区
出租屋装载不同的姓氏的语言
也晾晒臭袜子、烂短裤抑或乳罩
花枝招展的女人在巷头巷尾撞
掇
露出性感的虎牙向月亮传情
我躲进夜的暗影里惊慌逃离
两条饥饿的狗在角落争抢食物
不小心将明亮的星星咬得残缺

近处一辆吊车驮着砂浆在爬升
一栋蓄谋已久的贵人区正在拔
地而起
旁边低矮的出租屋很快会被淹
没
我大胆对着欢笑的水泥发出反
抗
要给贫民空间，不能熄灭我窗子
的灯
这些民居活着，我的诗歌才有激
情

人生三乐

■廖安生（江西）

本人可以说属于落魄文人之列，钱财不多，温饱却不用担忧。虽无职无权，却能与同事和谐共处，在领导面前不卑不亢。也许，在当今物欲横流、金钱至上、权力至上的社会，有很多朋友不认同我这种与世无争的活法，可我却却是生活无所顾忌，活得轻松自如。且以读书、写作、交流作为我人生三大乐趣，日子过得也其乐融融。

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，好读书是一种情操，一种境界。文坛巨匠曹雪芹曾说过读书过日子，其意思是读书就是最好的生活，不要追求享乐。我好好好读书，对我来说读书就是享受，因而工作之余，读书是我打发闲暇时间的主要方式。远离喧嚣的尘世，独坐宁静的书房，手捧喜爱的书籍，心情颇有种愉悦之感，看到精彩之处，常常令人心旷神怡，宠辱皆忘，浮想联翩，灵感顿生。如今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、浩如烟海，有读不完的书，自然就不会有无聊时光难以打发。读书丰富了我的知识，增长了我的见识，陶冶了我的情操，启迪了我的智慧，给我释疑解惑，明白奋进之道。腹有诗书气自华，读书也使我心里多了

份自信和底气。如今，真可谓三日不读，则头脑麻木，心里怅然若失。受我之熏陶和影响，妻儿也好读书、爱学习，因而当教师的妻子教起书来也得心应手，儿子在校成绩也名列前茅。小城盛起麻将风之后，我也偶有所染，以至上瘾后玩物丧志，可毕竟囊中羞涩，无心恋战，而麻将如鸦片，常常让人欲罢不能，还是读书让我摆脱了麻将的诱惑和影响，正应了梁启超所说的只有读书可以忘记麻将，也只有搓麻将可以忘记读书。

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。书读多了，厚积薄发，忍不住也想写些东西，就这样写作成为我除读书外的第二大爱好。通过写作可以让我阐述观点，倾吐心声，诉说梦想，让自己的思想得到升华，的确是自娱自乐的好方式。当文如涌泉，不吐不快之时，一篇文章一气呵成，大有痛快淋漓之感；当构思困难，冥思苦想之时，一旦想好豁然开朗，顿有如便秘而解如释重负之感。写作之后的投稿，让自己心存希望，生活又多了种寄托。当经过自己辛勤笔耕的文章见报后，内心喜悦之情不溢言表。间或收到数十元上百元的稿酬，还可

补贴家用，如每月多涨了几级工资。发表的文章多了，便集结出版了几本作品集，然后加入作协，多了作家这个头衔，有了众多的文人朋友。都说文人清高、迂腐，不宜当官，也当不到官，可也有一些文友被人领导看中利用，整些八股文式的材料，苦熬数年后，不跑、不送，领导也会动恻隐之心，于是不少文友也赏到一官半职，让其他文友沾光不少。笔者无缘涉足官场，然作为文人的我，有治国施政之良策，我便写成言论，发表到报刊上去，供为官者参考。若想过过瘾，便学着阿Q在小说中塑造些自己心目中的领导形象，也可自我陶醉一阵子。作为文人，在整个社会迷惘之时，我们应该清醒；在整个社会功利之时，我们应该给生活以梦想。因此我一直在不断写作，致力于写出更优秀的作品，以鼓舞人心、催人奋进，使人的心灵更丰富、更充满爱。一旦自己的作品得到广大读者认可，那便是我莫大的幸福。

文人之间总是臭味相投的，且非常重感情，常常登门互访或结伴而聚。有文友来访，总是迎进书房，泡杯清茶，互通近况后，便古今中外，上

杜甫

■孟胜利（河北）

他从草堂上返回，他多少有一些茫然
不知所措地瞭望，这房子怎么这么高

汽车怎么这么快，人们的内心
仿佛是火燎般的心急

他多少有些不理解，但很欣慰
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
寒士俱欢颜

他转移着视角，他发现了，多少的
似与不似。他笑了，仿若一江
的春水

冬的瞬间

■徐彪（内蒙古）

慌张是无用的
我从记忆里打捞了雪花
冬日 去干凿冰钓鱼的营生

田野要休息一下心身
饱满过后的清瘦是自然的
不影响黑土梳理明快的思路

抚摸树干上的疤痕
鸟会回来聆听炉火里的噼啪声
月光下的闭目是想释放清静
的意图

本期副刊责任编辑：
诗歌编辑：郭园 叶桂秀
散文编辑：王晓军 刘群力
莫喜生
小说编辑：王建成 冯开俊



向往 摄影 | 付爽（安徽）

梦里的故乡

■肖立新（湖南）

下午的阳光晾在对面的高楼，一种说不清的柔和随着一声一声的鸟鸣荡漾。

远方，在云雾的氤氲中朦胧。不知什么时候，那绵延的山成群的云，还有一畦畦的水田在熟悉中变得陌生，在思念中变得遥远。那一片星空，曾飞舞着好多的流萤。那一片河水，每一个浪花都簇拥着一个故事。

曾几何时，一个背包背走了所有的期盼。一串脚印跋涉

向了远方的山山水水，于是，故乡便成了走不到的远方。远得只能在梦里看到它的尘土飞扬，远得只能在梦里看到河畔绿柳荫中的笑。那田野的新绿，那紫云茵的芬芳，那炊烟袅袅，那牧牛晚归，全在一页一页的书扉中变成橘黄。

快黄昏了吧，那乡村肯定变得山也朦胧，水也朦胧，一条条田径在晚霞中伸向远方。快入夜了吧，那月肯定慢慢飘上了树梢，一片片月华一

定会弥漫了远山近郊。快深夜了吧，蛙声如潮，虫声飞扬，天地恬静得像一个沉醉的梦。

那扇窗一定开着，灯光柔柔地照着夜。有人在等着远方的游子，窗前的乐符写满了思念和淡淡的忧伤。是在等我吗，怎么我听到了呼唤？可是我的脚步却走向了更远的远方，那儿，只有梦里的故乡。